

天涯飞歌 纪念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

迟到的致敬

编者按：

今年4月,我们即将迎来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。回首往事,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与特区建设的进程紧密相连。我们在与特区一起成长中的体验感怀,在街头巷尾遭遇或旁观的一段生活插曲,或是社会富有亮光的瞬间画面,都是极为珍贵的镜头,它们都见证着海南的发展。

为纪念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,本版今起推出《天涯飞歌》专栏,让我们将这些时光滤不去的、我们心底最柔软的记忆写出来,以最具纪念仪式感的白纸黑字来储存。年华再老,你文字里的激情不会有半分褪减,它们将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纪念册里最鲜活的部分。

栏目要求

- 1、内容:书写和记录海南建省以来的社会变迁、发展成就、人物故事、自然风貌等。
- 2、体裁:散文、诗歌、歌词、画作(散文2000字以内,诗词30行以内)。
- 3、投稿作品须为原创,并未经发表。
- 4、投稿邮箱:hnrbz-pb@163.com,注明“纪念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专栏作品”即可。

孔见

尊敬的各位诗人、朋友们:早上好!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来做客。

这个活动的主题是“向海南致敬”。的确,海南岛有许许多多值得致敬的事物,但这个题目首先让我想到的是我光荣的祖先。公元1127年,金国的铁蹄践踏了北宋的首都,开封城狼烟四起,我的祖先,大宋三品文官肇周,带着他的家族一路逃亡,爬山涉水。他们先后到了临安、福建、潮汕等地,随行的族亲陆续落籍安家,但他和亲弟肇文,没有停下漂泊的脚步。他们最终登上了一条小船,将身世托付于浩渺的烟波。经过多个日夜的颠簸,小船摇摇晃晃地划进了清澜港,在红树婆娑的八门湾靠岸。他们在一个叫做观霄的村子落户下来,成为海南邢氏的渡琼先祖。他们被先行到达,已经在岛上生活两千年的黎族同胞称为“美”(即客人的意思)。如今,这个氏族子孙遍布全岛各地,人数达十几万人之众。清明节在肇周、肇文公墓前跪下的,是汪洋一片。顺着时序推算下来,我是海南邢氏二十七代子孙。

我是土生土长的海南人,出生在莺歌海角上一个叫做丰塘的村子,那是离海口最远的角落,比天涯海角还有天涯海角。记得从很小的时候起,我就经常独自一人站在长着野菠萝的沙岗上,眺望云天苍茫的大海。尽管有无数的水鸟在我头顶飞翔舞蹈,但我觉得这世界上那些严重而辉煌的事物,都在离我而去,心底缠绕着一种被遗弃的情绪。我不能理解肇周公当年的选择,为什么把子孙从历史中心的皇

都抛到一个孤岛上,成为天涯沦落人?这种情绪伴随我走过了不少的岁月,在整个青少年时代,我都保持着一种眺望与投奔的姿态,内心漂泊不定。我觉得自己一刻也不能在原地停留,必须越过沧海,抵达彼岸,回到先人出发的地方,才能死得其所。实际上,不仅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心理。在海南岛的许多地方,都曾经建有望阙亭,那是专门为眺望中原和皇都而建筑的。李德裕当年就经常登临亭台,并且写下了这样的诗句:“独上高楼望帝京,鸟飞犹是半年程。青山似欲留人住,百匝千遭绕郡城。”这种眺望的姿态,和生活在他的乡情的情绪,在众多被流放的谪臣中,相当普遍,包括苏东坡、胡铨等。在从中原迁流到岛上的家族子弟中,也萦绕着同样的情怀。

1988年初,当我正在五指山腹地的南圣河边苦苦思考一些哲学问题的时候,传来了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消息。接下来,成千上万的人像鸟群一样,从大海对岸的各个地方飞过来,投奔我脚下的土地,在椰子树下寻找生存的方向与出路。对于他们而言,海南岛具有诺亚方舟的意义。几乎可以说,他们是沿着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当年走过的路南下的,所不同的是他们被称为“闯海人”。他们的到来让我想到了自己光荣的祖先,而接下来海南岛上发生的风起云涌的变化,足以证明祖先的先见之明。他们是更早的闯海者,为海南未来的发展作出了深远的铺垫。

发生在三十年前的历史事件,大大地改变了海南岛的命运。这个曾经天高帝远的边缘岛屿,在国

家实现历史跨越和民族复兴的时刻,被赋予特殊的身份与使命,推到了改革开放的前沿,作为一艘探索航线的船只驶向未知的海域。海南岛从一个曾令人避之不及的贬谪流放之地,成为令人神往的居住地和旅游目的地。它以洁净的空气、璀璨的阳光、蔚蓝的大海与葱翠的山林,构成了童话般的家园,让人魂牵梦绕。黄昏之后,站在琼州海峡的此岸的西秀海滩,我感到整个世界都向我打开,所有的云彩都向我涌来,所有的星星都向我照耀。我最需要做的,不是张皇眺望和四处投奔,而是伸出自己的

怀抱,敞开自己的胸怀。

这一伟大的历史转身里,隐藏着许多值得感戴与赞颂的事物,其中就有海南岛的先人。三十年之后的今天,我更深刻地领会了先人的良苦用心。他们和更早就先行到达的黎族祖先一起,用耕读传家的方式,守候着这座优美的岛屿,维护着和谐的天人关系,保护它难以自弃的天生丽质。这些祖先都是值得致敬的,而大自然亿万年积累下来的遗产,是海南岛最为珍贵的家底,谁都不能糟蹋,作为子孙应该铭记祖宗的嘱咐。

在座的诸位,你们说是吗?



《春到霸王岭》(重彩油画) 周昌新 作

诗路花语

红树林

■ 陈波来

它一直往海中去
多年来,它终于把种子
掙得又长又尖
像悬在半空的针
不,像一个原子弹
直坠滩涂,不理睬又拽又扯的海浪
它压抑着一落到底的呼啸声
在海底掀起一阵阵
小小的核爆
……被炸开的滩涂很快抱紧它
它抱紧倾斜的海底
多年来,它已经谙熟这一种
不同凡响的播种方式
让前方一片片陌生的水域
长出繁茂的新生林
它一直在海水里扎下
义无反顾的根
它一直往海中去
把岸,留给了我们

诗行

■ 丁宇

席坐于仰望的对岸
水域的风景忽近忽远
仿佛总在等待一个人
等待一种飞翔和一缕春风
成为舒展土地的旋律

是谁还在风景中独自陶醉
流浪的脚步
早已走过漂泊不定的峡谷
悠长悠远的琴弦
夹杂着春天泥土的韵味

总把小舟又一次带向遥远
如袅袅升腾的炊烟
聆听不到你最初的呼吸和笑容
只有一些零乱的文字
散落在我的诗行中

人面桃花

■ 方华

我打一座桃园走过
看见一位少女正给桃树松土
她朝我嫣然一笑
让我想起人面桃花的诗句
而我心中的桃花正艳
谁与它相映
谁又给萌动的春情松土

从春天到春天

■ 梅梅

在粮食与河流对话的间隙
我歌在一朵花蕊上默无声息
我始终不善言辞

红尘的触角探不出一条幽巷
我的乡亲习惯了朴素的生活
他们谦卑的秉性承传着善良
羊儿们的蹄印写满了我遥远的童心

从春天到春天

我一直都歌在一朵花蕊上
我把方言里的鸟语花香
晾晒在炊烟袅袅的农舍上
我要让所有的梦想
都上升到思念的高度

海南行吟(二首)

■ 陈良真

题古盐田
千载良田泛耀光,
银滩黛落世无双。
万樽盐槽生白雪,
中华文明溯源长。

夜宿森林客栈

幽雅妙境正宜栖,
绿氤氲已醉意怡。
窗外芭蕉摇首笑,
牵君晓梦入仙居。

投稿邮箱
hnrzbpb@163.com

小小说

外祖父的浪漫

■ 陈明

每到假期,我都会到外婆家去住一阵子。这个寒假,我发现外公外婆变得很浪漫。

外公找不到自己的袜子,对着正在厨房里忙碌的外婆喊:“亲爱的,我的那双黑色袜子在哪呢?”外婆从厨房里伸出头:“好像是在柜子里吧,我不记得了,你慢慢找吧,亲爱的。”

都七老八十了,还学年轻人玩浪漫,我浑身起鸡皮疙瘩。

以前,外婆只要是叫外公,总会直接大喊外公的名字:“李建华,你在干什么?赶紧过来帮我。”外公也会回应:“知道了,王桂香,我马上就来。”

接着,我发现他们叫“亲爱的”非常频繁。外婆一会儿看不到外公,就会大喊:“亲爱的,你哪去了?”外公一会儿看不到外婆,也会大喊:“亲爱的,你在哪里?”而且,好像外公喊“亲爱的”更加频繁一些。

这天,我笑着打趣外公:“外公,您是不是得了浪漫病啊?”

外公说:“不是我得了病,是你外婆得了病啊!她已经有轻微的老年痴呆症,有时连我的名字也想不起来。为了不让她尴尬,我就提议都不喊名字,只喊亲爱的……”

我的眼睛濡湿了,说:“那您整天喊亲爱的,是怕外婆丢失吗?”

外公点点头:“是啊,人到了这个岁数,是随时可能弄丢的,我是真不想失去我最爱的人……”



服务读者需求
改善读者体验
欢迎扫描
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

冷暖人间

阳光灿烂的日子

■ 梁娥

那年夏天,一个蝉鸣树绿的日子,我第一次走进他的家,第一次见到了公公。公公是个苍老而慈祥的老人,不会听普通话,更不会讲普通话。我的到来,他很高兴,笑容一直挂在脸上。他们一家都说临高话,我一句都听不懂,要想知道他们说什么,只能靠爱人翻译。一个普通的家庭聚会,弄得像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会谈。

后来,我们结婚了。结婚后,我们住在城里,公公婆婆住在村里。他们会经常到城里来看我们,每次来,都会带上自己种的各种好吃的蔬菜。公公是个种菜好手,人又勤快,直到八十岁还在挑水种菜,他种出的冬瓜最大的有几十斤重。由于语言不通,直到公公去世,十多年的时间里,我和他竟然没有言交流过一次。每次带小孩回到村里,他总是笑得合不拢嘴地与婆婆摘菜弄饭,饭菜上桌后,不停地用手比划,要我们吃这吃那。他到城里,又总是迈着蹒跚的脚步,一刻不离地跟在刚刚学步的孙子后面,气喘吁吁、老汗浹背。

日子就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夏天里流走,儿子到了该上幼儿园的年龄。我们工作都很忙,该由谁来接送又成了一个难题。

这时的公公已经年逾八十,竟然自告奋勇地担当起了接送孙子的任务。每天,他早早起床,牵着孙子的手一起下楼,刚上幼儿园时,儿子不肯待在学校,只要老人一离开,便哇哇大哭,弄得全班都不能上课。为了孙子不哭,年迈的公公看得每天都站在教室的窗口,孙子上课时,时不时地转头看看窗口,只要爷爷在,他就会安心上课,不再哭闹。老人一站就是一个早上。后来,孩子也渐渐地适应了学校生活,老人可以不用在窗口站了,他会坐在学校的那棵古树下,静静地等着放学的孙子一起回家。

渐渐的,孙子长大了,而公公却更加衰老了。大一些的孙子在上学的路上不再喜欢由脚步缓慢的爷爷牵着走了,而是蹦蹦跳跳地走在前面,不一会儿,就和老人拉开了一段距离,爷爷只能着急地在后面喊着,这时,孙子便会停下脚步,站在原地等爷爷。爷爷赶上后,他又蹦蹦跳跳着往前跑,祖孙二人就这样,在无数个阳光灿烂的日子,猫抓老鼠般地在上学、放学的路上。直到有一天,爷爷怎么也赶不上孙子的脚步了。

儿子小学快毕业的那个夏天,劳碌一生的公公病倒了。躺在床上他气若游丝,我们守着他,问他想吃什么,他总是摇头,后来爱人告诉我,病重的公公最想做的是听临高木偶戏。公公是临高人,一生坎坷的他中年时为了生计来到儋州谋生,从此便离开故土在他乡成家,生育后代,辛勤劳作,在人生的终点,听乡家乡戏,该是排解内心那片深藏于心的乡愁吧。在我的记忆中,家乡的木偶戏是公公的最爱。他的家乡在临高县一个很有历史的古村。村子很大,全村人都是一个姓。村里最热闹的地方就是村口古榕树下的大舞台,平时,闲暇的村民聚在这里说古论今,若是节日和红白喜事,就会请县里的木偶剧团来演出。我也曾看过这样的场面,每次演出,全村人都是倾巢出动,欢天喜地,台上演的人嬉笑怒骂,像模像样,台下看的人津津有味,品头评足。公公虽然没有文化,但对临高木偶戏里那些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很是熟悉。听爱人说,有时为了看一次临高木偶戏,在交通不方便的年代,他常常会走上一天的路赶回去,每一台演出,都从头看到尾,回到家里,还绘声绘色地说给婆婆听。在向婆婆描述时,公公那双浑浊的眼睛瞬间会露出孩童般的天真。可惜,由于生活的拖累,公公能回去看木偶戏的机会并不多。

那天,顶着满身的阳光,我跑遍了那大所有的音像店,也没有找到临高木偶戏的带子,最后,特意开车去临高县城买回了几盒,装进录音机,插上耳机,送到公公的床头。公公就在咿呀婉转的临高木偶戏里,走完了他漫长而清苦的一生。

流年剪影

贴在时光里的书签

■ 张培胜

岁末,收拾书房,从一本书中掉出几片五颜六色的书签,让我眼前一亮。看着小小的书签,顶上还系着红红的丝线。眼前不由地浮现出读书时的场景,那时,守着一本书看,书中就有一张带着清香的书签。累了,便把书签放在看完的章节。轻轻地合上书,那小小的书签便贴在书里,刻下我阅读的痕迹,露出那红红的丝线在外头,为书倍增一份温馨之感,我与书告别,也与书签轻轻说“再见”这种与时光有关的告别,总是刻下成长的记忆,留下缕缕芳香。

书签,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,当时称为“牙签”。这种书签,是用竹片制成的,每当读书人看到卷轴中非常重要的地方,就会在书的一端插上“牙签”,以方便之后接着查看。当卷轴书改成折装以后,书签的用途就更大了。它的取材有用牛骨薄片的,也有用厚纸板的。读书人把平时很少翻阅的书籍,叫做“未触牙签”。宋朝以后,读书人对书签越来越讲究,有时就会手写一些座右铭之类的句子在书签上。

读小学时,我喜欢书签,喜欢书签上面写的诗词警句、名人格言和装饰图画,还带着清清的芳香,闻起来真有些魂不守舍的感觉。学校门口有个小卖部,里面有许多书签卖。我和小伙伴经常在一堆书签里挑选自己喜欢的书签。我喜欢李白的诗,对书签上有李白的诗,我当然会买下;对一些励志的名言,我选择的不多,印象最深的就选了一张带有“书山有路勤为径,学海无涯苦作舟”的书签。书签上部有个小孔,小孔间系着丝线,红的最多,也有蓝的、黄的,根据自己喜爱了,我喜欢红色的多些。刚开始接触的书签是厚纸做的,在书中插来插去,容易磨损。后来,市面上有塑料做的书签,这下好了,书签不易磨损,自然深受大家喜爱。

我一直觉得好书应该配好书签,刚买了一本好书,我就迫不及待去购一张好的书签,为的是配上好书,自然是好上加好。妈妈说,“书签有那么重要吗?关键是书吧。”我解释,“有书签,似乎书就有了开启之门,书与书签相互映衬吧。”有一天,母亲告诉我,“就一片树叶,一朵花,也可以是书签呀。”母亲的话提醒了我,捡来漂亮的树叶和花朵,红的,黄的,蓝的,放进书里,久了,叶子干枯了,书签也成了,放进书里,顿时带着自然的清香,书签的魅力也彰显了。后来,我找来厚纸片,按书签大小剪成片,再在片上写上我喜欢的名言,再配上简单的图画,涂上不同的颜色,绘就别样的图画,片上钻个孔,用丝线穿上,一张小小的书签便做成了,看上去比较笨拙,但却是我的劳动所获,心里别样的喜欢。

上初中时,还自作主张给一个女同学送一张自己做的书签,那个女同学说特别喜欢,我自作多情以为她喜欢我。后来,我主动给她送小礼物,约她出去玩,但结果以失败告终。青春萌动的爱的火花熄灭了,女同学告诉我,“只是喜欢你的书签而已。”当时,我痛哭一场,把做好的书签全部烧掉了。女同学得知我的做法,也深深自责,主动向我示好,我们成了好朋友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们没有爱情的甜蜜,但我们有友情的融洽。大学毕业那年,事情有了转机,我和女同学的关系,从友谊升华成爱情,她送给我的礼物,便是当年我送给她的书签,还是那个笨拙的纸片,那个承载希望的书签。时光过了将近十年,它依然还在,并且成为我们爱情的见证。书签会老去,但爱情不会老,会随着时光走远,而更加弥足珍贵。

如今,信息技术快速发展,电子书成了大众阅读的新宠,纸质书少了,书签也渐渐淡出我们的视线,但书签传承的文化基因,书签携带的优雅和美丽,一直镌刻在中华民族的血脉里。到书店购书,偶尔看到书中夹着书签,我便对这本书产生莫名的喜欢,细读,还是我喜欢的书,果断买下。书签的清香,细腻图案,上面写着富有哲理的话语,给我的读书生活增色,给孤独的生活一片光亮。

时光新老,岁月渐远。可是那些书签长久生长在记忆里,时不时涌现出来,留下缕缕回忆,丝丝念想,如花一般,始终绽放,永远美丽。